

锺 著

随书附赠
《古代解梦术》
《古代测字术》



神奇 解梦师

解梦师不是神仙，却能根据你的梦境，获知你的过去和未来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神奇 解梦师

—— 生死 姻缘 福祸 ——

解梦师不是神仙，却能根据你的梦境，获知你的过去和未来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奇解梦师 / 镭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133-0352-1

I. ①神… II. ①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6056 号

神奇解梦师

镭 著

策 划: 闫 超

责任编辑: 姜晓倩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3.75

字 数: 178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352-1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- 一 猛虎口衔三把刀，说明凶手是周彪 / 1
- 二 梦里惨遭黑狗咬，破财可消灾 / 8
- 三 天上飞来一块姜，你要遇到美女了 / 13
- 四 “盅”字像坟墓，亲人要遇害 / 32
- 五 梦到沼泽四条鱼，恐怕孤独至终老 / 40
- 六 梦见井上桑，阳寿四十八 / 61
- 七 出游遇歹徒，险些丢性命 / 79
- 八 “叁拾”接着是“陆拾”，老婆去了太平县 / 89
- 九 人下一口刀，测“命”恐丢命 / 105
- 十 头上长角，人头落地 / 117
- 十一 垂手测“命”，时日无多 / 128
- 十二 故居生槐，树旁遇害 / 140
- 十三 二人夹一木，很快亲友来 / 156
- 十四 水落石将出，冤家是同行 / 177
- 十五 杀母之仇得报，为娶佳人苦读 / 198
- 附录一 古代解梦术 / 208
- 附录二 关于测字术 / 210
- 附录三 关于谶纬 / 212

一 猛虎口衔三把刀，说明凶手是周彪

我叫王颂平，因为是个读书人，所以大家都叫我“王生”。我的职业很神秘也很有趣，以替人解梦测字为生。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时常发生混乱，大到全国，小到地方，更小的便是街头巷尾。没谁知道哪一场混乱会波及自身，对于未来，人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启示，以求趋吉避凶。这种心理如此迫切，以致很多人以此为业，有人摇铜钱，有人抽卦签，有人看手相，有人批八字……

我自幼家境尚可，然而父亲重病早逝，家道渐渐衰落，我与母亲清贫度日。幼年时我做梦做过一场梦，梦中显示，如果我进入仕途，将会遭遇莫大凶险。虽然我可以不相信，但终究不愿去冒险，于是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。我的性格也不适合去经商，大有可能受骗吃亏，况且离开家，也不放心母亲。我一介书生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，也不适合做工。幸而，我对文字感兴趣，幼

年时虽然沉默寡言，却喜欢观察人。我自信可以去摆个摊儿，替人解梦测字。我所了解的算命先生们，与其说在预测，不如说在读人心。人们总是需要一个人来理解自己，点拨自己，仅此而已。

这一年我二十二岁。到街头去摆摊儿是件羞涩的事，毕竟我是个读书人。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金科玉律。虽然我并不觉得读书人有什么了不起，但落魄到去街头摆摊儿替人算命糊口，总是有点难为情。《诗经》里说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反过来说，这话也成立。所以，我的摊位前，顾客多半为女性：年轻的姑娘或有些年纪的妇人。我虽然羞涩却乐于与这些女性打交道。她们平时大都留在家中，大户人家的，留守闺房，小户人家的，操劳度日。所以答对起来相对简单些，她们忧烦的多半是一些闺中琐事。女人们并不吝啬钱财，何况是对我这样长相俊俏的书生。

同行是冤家，周围的算命先生对我这个新来的总是抛来鄙夷的目光。每当有大户人家的小姐或是夫人来到我摊位前，他们都会暗啐一口。我甚至听人告诉我他们在暗地里议论，说我仗着自己长得年轻标致招引顾客。我虽然无甚阅历，也深知世态炎凉，索性充耳不闻。摊位前没有顾客的时候，我便拿本书来读，累了便放下书看看街道上往来的各色行人，中午吃些从家里带来的点心。这样的时光，不难打发。

虽然在江南，三月的天气也还清冷。这一天正午刚过，接待了几名女客之后，我清闲下来，拿起手边的书看，这时县衙门的贺捕头来到我的摊子前。我与贺捕头也算是朋友，虽然他并没有在我这里解过梦，不过我在这儿摆摊儿的第一天，在县城里巡视的他便带着手下来了，还跟我聊了一会儿。据说贺捕头曾经是位江湖侠士，后来到奉平县当了捕头，跟了县里的张大人。他四十岁左右，待人和蔼，大约是他阅历广博以致胸襟宽阔。

“王生，生意可还好？”贺捕头笑着问我。

“贺捕头，您来了啊？”我站起身，也对着贺捕头一笑，“您从不找我解梦测字，今天……”

“哎，别误会。”贺捕头说，“我一粗人，闲散度日，没啥烦恼，解梦测字做啥？”

“那您这是？”我看着贺捕头。

“哈，是我们县令张大人找你。”贺捕头说。

“哦，张大人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我不禁心头一紧。

“你别怕，听我跟你说。”贺捕头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不是抓你个作奸犯科，是我们县里前两天出了一桩命案。”

“这事我知道，孟家的姑娘出嫁当天就死在洞房的帐子里了，已经抓了新郎去审。”我说，“虽然那姑娘来我这里测过字，也不关我的事啊。”

“是这样，张大人审问那新郎，觉得他没理由要杀刚过门儿的媳妇。昨天晚上张大人做了一个梦，他觉得这个梦或许预示了什么，今天特地让我来寻你帮他去解梦。”贺捕头说。

“哦，那我这就跟您去？”我问。

“不用了，我还有其他事，等下午收了摊子你自己去县衙就好。”

贺捕头走后，我坐下来，回想着那孟家的姑娘。她来我这里测字已经是数月以前的事了，我对她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，她好像不住在县城，而是住在下边的农村。我又想了想张大人要我解梦，手边的书是看不下去了，看着来往的行人也平添心烦。生意冷清，有人驻足，却没上前来解梦测字。于是我提早收了摊子，缓步走向县衙。一路上脚像踩在云彩里一样轻飘飘的，真希望这路是走不完的——没错，不论什么事，见官总会让人感到拘谨、不自在。

来到了县衙门前，才注意到奉平县的县衙有些破旧，墙上、屋檐上的一些青砖被风雨销蚀掉了棱角，缝隙里长出杂草。这年头贪官多，好官少，虽然破旧的县衙并不能说明张大人就是个好官，然

而张大人在奉平县百姓中的风评确实不错。这混乱的时世，好官治理下的人多少会比贪官治理下的活得容易些。

上了台阶，守门的衙役叫小杨，和我也认识。说明来意，小杨带我进了衙门。这时候并没有升堂，小杨直接带我穿过大堂去后院见张大人。窗户半开着，张大人在书房里，看上去四十开外的年纪，白净脸略显消瘦，双目有神，三缕黑色胡须垂到前胸。此时他没有穿戴官服，正一边喝茶一边看书。

“张大人，王生来了。”小杨通报了一声。

“让王生进来，你先下去吧。”张大人放下手中茶碗。

把摆摊儿的马扎和榜文放下，我推门走进书房，向张大人躬身施礼，“王生参见张大人。”

“不用拘礼了。”张大人摆了摆手，又示意我坐下，“你就是王生？看上去一表人才啊。”

“岂敢，大人抬举了。”我有些拘谨。

“呵，不用太紧张，我找你来是有事要问。”张大人说。

“晚生知道，贺捕头已经告诉我了。”我说，“不知道张大人昨夜的梦为何？”

“我昨天晚上梦见一只斑斓猛虎，口中衔着三把刀，跳到一条船上，然后惊醒了。”张大人说，“我觉得此梦与孟家姑娘的案子相关，听说你解梦测字颇为灵验，才让贺捕头找你来解一下。”

“大人，容晚生思考一下。”我说。

“无妨，我去给你倒杯茶。”张大人拿起茶壶和一个茶碗倒上茶，递到我近前。

“岂敢烦劳大人。”我赶忙接过茶碗。

“粗茶而已。”张大人一笑。

我抿了一口茶，然后把茶碗放到桌案上，碗内茶水晃动，我脑中灵光一闪。

“大人，这个梦莫非是一个人的名字？”我抬头看向张大人。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张大人也看着我。

“虎衔三口刀便是个彪字，跳到船上，船即是舟，同周姓，这个梦中暗含了周彪这个姓名。”我解释。

“周彪？确实是个人名，我不妨找人去调查一下。”张大人摸了摸胡须，脸上依然有些疑惑。

“想必这个人与此案有关，找到他便可知真相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张大人说，“王生，我看你读书颇丰，也算难得，为何不去考个功名？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晚生自知不适合官场，一旦入了仕途恐怕前途凶险。”

“呵，我也知道仕途艰险，但有才华的人都不做官，这天下又怎么会好呢？”

“大人教诲，晚生记下。”

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勉强，来日方长，以后有疑难事我再差人找你。”张大人说着从怀中摸出一块散碎银子递过来，“这散碎银子你拿去，全当这次解梦的酬劳。”

“大人，万万不可，案子还没有结，我测得准不准也还不知，等找到这个人结了案，我再领不迟。”

“呵，好吧，到时候我找贺捕头给你送去。”

出了县衙门，我这心才从天上慢悠悠地落下来，走路也踏实多了。我在思考着张大人的话，我现在走的是一条路，仕途又是一条路，我觉得目前这条路还不错。仕途，即便我去考了，就能走得上的？更不要说官场的险恶。张大人是个好官，多年来也只做个县令。

时间还充裕，我绕了个圈儿，先去菜市场，估计这时候母亲正在菜市场买菜。说是菜市场，也有许多卖杂货的。许多都是在自家门前摆个摊子，农民则赶牲口车把菜拉来批发，或者自己挑来。男女老幼，各色的衣服，大家多是互相认识的。我喜欢这里的嘈杂，

融进这热闹中，我觉得自己的脸也如那西沉的太阳，带着温暖，含着笑。母亲果然在买菜，我走过去。

“娘，有什么需要拿的，我来帮您吧。”

“哎哟，你今天收得早啊。”母亲看着我，笑了，“我还没买啥呢，今天你打算吃啥？”

“吃啥听您的就行，今天收摊儿早，这是今天赚的，给您。”说着我从口袋里摸出今天赚的钱交到母亲手里。

“好，好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一天，你也累了。”母亲说，“一会儿我就回去，一点儿菜，不用你帮我拿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一个人往家走。隐约听得到身后母亲跟街坊、熟人谈论着我，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这样的日子也许未来会厌倦。回到家不久，母亲就回来了。今天她买了肉，做了三个菜，在这个时代，平常人家有顿肉吃就是神仙般的幸福。

“平儿，看上去你今天有心事，莫不是遭到他人排挤了？”边吃饭，母亲边看着我问。

“没有的事，今天客人不多，您放心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唉，说真的，娘确实担心你啊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“你爹已经去了，我希望早点儿看你娶妻生子。”

“莫不是您又跟那些街坊聊这个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你不想，为娘的自然要想。”母亲说，“谁家的父母都会想。”

“呵，您也知道，现在我们过得还好，如果再多一口人，怕日子就难过了。”我夹了一块肉放在母亲的碗里。

“难过一点儿我也甘心，再说，有了老婆将来也有人照顾你。”母亲吃了一口饭，又说，“你到底咋想的呢？”

“我倒没想过这个。”我说，“我总觉得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有什么大事在等着我去做。”

“年轻人就知道瞎想，平平安安就好了。”母亲说，“如今县里都不太平，外边凶险着呢，吃饭吧。”

一天就这么过去了，第二天我照常出摊儿。我们这些给人占卜吉凶的，摊子一般都排在靠近寺庙的街道上，来往过路的到庙里上香的人们，一般都略有这方面的欲求。寺庙前的热闹与菜市场不同，可以用繁华来形容，这里各个阶层的人都有，平日里来往行人不断，庙会时更是人潮涌动，显得拥挤。寺庙毕竟是庄严的场所，人们来时穿着上也会略做打点。一整天没几个客人，说起来我还是不如旁边那些老江湖拉客熟练。我的心思也不在这儿，一直想着县衙里的那件事。这一天晕晕乎乎地过去了。第三天再出摊儿，过了晌午，贺捕头带了两个手下满脸笑容地走了来，我连忙站起身，看贺捕头的样子，我心里多少踏实些。

“贺捕头，您来了啊。”

“哎呀，说真的，其实我是不大信你们这些算卦的，这块银子大人让我交给你。”贺捕头说着掏出那块散碎银子递过来。

“这是？”我有些疑惑，双手接过银子。

“你测准了，昨天张大人让我们去查，果然有周彪这个人。我们把他带到大堂上，一审问，他就招供了，他跟姓孟的姑娘一个村子，他说那姑娘曾经答应嫁给他，结果反悔了，他怀恨在心，于是在新婚之夜把孟姑娘杀了。”

“哦，准了就好。”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。

“好好干，日后有机会我请你喝酒。”贺捕头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转身带着两名手下离开了。我重新坐到马扎上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
二 梦里惨遭黑狗咬，破财可消灾

将近傍晚，站起来收摊儿，我才感觉自己内心有一股澎湃的气流在升腾，是兴奋或是战栗。我不知道我这该叫大难不死，还是该叫真的灵验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出错了会怎么样，日后还能不能在奉平县混下去？此后，我成了县里的名人，走在街道上，都有人斜眼笑着看我。来我摊子前解梦测字的人更多了，而离我不远处的几个同行见了更是怒目投来，或者摇着头摆出一副我将厄运临头的样子。

答对了几名客人，我不胜欣喜，不一会儿，又有几人好奇围了上来。这时，一名家仆打扮的汉子跑了来，看上去三十多岁，黝黑的脸，人中那里留了一小撮胡子。

“王生……王生，快……快……跟我去……”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我向这名家仆问道，其他围观的人也莫名闪到一旁。

“我家老爷这两天做了噩梦，现在卧病在床，你赶紧跟我去。”家仆说着上前拉住我的手就走。

“我又不是医生，治病的事不在行啊。”我看了看旁边的几位客人还有我的摊子。

“医生说主要是心病。”家仆的力气很大。

“那你等我把摊子收好，你也歇息一下。”

“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？”他拉着我的右手，我左手往怀里摸了下，书还在，便跟他跑了去。

这家仆的脚力没的说，我跑了一段便呼哧带喘，体力上的差距。就在我快要崩溃想甩开他的时候，他停住了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深宅大院前，门匾上写着“董府”。

“我们进去吧。”家仆依旧拉着我。

“好，好。”我一边点头一边欣赏着这宅邸。董家是奉平县出名的商贾，几代经营，家资殷实丰厚，董家老爷也以行善为乐，民间口碑尚好。

“贵二，你回来了啊？”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仆迎了过来，看上去应该是董府的管家。

“这就是王生，我把他带来了。”拉着我的这个叫贵二的家仆说。

“王生，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见老爷。”

“好，您前边带路。”我还是有些喘，不过总算不用跑了。

老管家走在前边，带我绕到后边的宅院，一边走我一边探问着老管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我家老爷连续做了两天的噩梦，就病倒在床上了，请来大夫看，大夫说这是心病，只开了安神的方子。”老管家说。

“您知道董老爷做了什么样的噩梦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不清楚，他没告诉任何人，听说你擅长解梦，又是个书生，就让我们把你找来。”

听了老管家的话，我心里暗自盘算，这董老爷会信任我一个年轻书生，必然认为我不会多嘴多舌，事情恐怕不简单。不管怎么说，

先听听董老爷做了什么梦再下判断。

我们进了一个小院，看得出这是家主的卧房。门外边站着一位有些年纪的医生，留着胡须，挎着药箱，正跟一名妇人谈话。那妇人徐娘半老，穿着深紫色绣花丝绒长袍，绾着发髻，插着一根银簪，脸上明显带着焦急。

“夫人，王生找来了。”老管家用略带嘶哑的嗓音高声说了一句。

“来了就好，快点儿让他进到屋子里吧。”那妇人便是董家夫人，见了我便微微点头含笑。

那医生转身告辞了，我看着这样的场面多少有些心惊。我走进董老爷的房间，夫人也跟了进来。这屋子内陈设并不显华丽，古雅中透出一股富贵气，一器一物都有来历却不打眼。好在我曾在一朋友家见识一二，见了屋内这些器物也不像个外行人，不嗤也不叹，用眼睛欣赏着，微微点头。

“老爷，王生来了。”董夫人说。

“嗯，好，夫人，你先退下吧。”董老爷勉强从床榻上坐起来说。他看上去近五十的年纪，面容方正，胡须斑白，一看便是个有气度的人，只是眼下的精神状态略差了些。

“王生，辛苦你照看老爷了。”董夫人说了句便走了出去。

“王生，到这儿来坐。”董老爷让我坐到他床前的漆木凳上，应该刚才那医生也坐这儿。

“好的，董老爷。”我整理了下衣衫坐下，心里紧张得很，“您说说您的梦吧。”

“好，我连续两个晚上做的噩梦都差不多，好像连在一起的。”董老爷看着我说。

“您说。”我向他点头。

“第一个是我晚上睡着之后，梦到自己在走夜路，眼前突然显现出两道光，我一看是一条黑狗，很大的那种狼狗，然后就吓醒了。当时我没觉得怎样，第二天晚上我再梦到这条黑狗出现时没有醒，

转身开始跑，然而这黑狗冲上来一口咬在我右腿的小腿肚子上，我感觉被咬下去一块肉，惊醒之后发现我这条小腿失去了灵活，整个身子都有些僵硬。”董老爷说着用手隔着被子拍了拍自己的右小腿。

“那大夫怎么说？”我问。

“我请了好几个大夫，他们都说我这是心病导致的，只能开开安神的汤剂。”董老爷说着轻摇了摇头。

“那确实有可能是心病所致，您希望我给您解梦？”我说。

“是啊。”董老爷对我点了点头。

“您希望我说实话么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，我特意把人都遣了出去。”

“梦见黑狗，实在不祥，轻则重病，重则家亡。昔日吴王夫差夜里梦见三只黑狗叫，一会儿在南一会儿在北，炊甑也断了烟火，不久之后，越国杀来，吴国灭亡。”

“唉，那……”董老爷叹了口气，说，“王生，你可否详细解说一下？”

“好，梦中的手足可以暗示亲眷、朋友，也可以指自身财富，血肉指金钱，那黑狗即背叛之犬，估计老爷命犯一小人，也就是说这个梦指示老爷有受小人威胁而破财的征兆。”

“先生果然高明，我命中着实有这‘黑狗’，我当年年轻，经商的时候也做过一些错事。”董老爷叹了口气，沉思片刻又说，“王生，你觉得此梦可有解法？”

“老爷如果任由这黑狗勒索，即使财产损失不计，其他方面对方也会得寸进尺。”我说，“所谓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

“嗯，你说得有理。”董老爷皱紧眉点点头。

“我想董老爷应该去找张大人，张大人是个清官，应该可以为董老爷出头，消除此灾。”

“我是一个商人，商人的诚信最重要，如果这事传扬出去，只怕影响颇大。”

“董老爷在本地声誉尚好，我想张大人不会为难你，只要董老爷为过去的错事一次性破费一笔财富。”

“这个得让我好好想想，一旦我的名声受损，外边的生意恐怕会随之清淡，而其他几家商贾也会虎视眈眈。”

“董老爷没有试过怎会知道？我相信张大人和贺捕头为了维护地方的繁荣，也会尽力帮助董老爷，毕竟本地商贾中以董老爷最为乐善。”

“好，来人——”董老爷叫了一声。

“老爷有什么吩咐？”听到董老爷的喊声，老管家跑了进来。

“把准备好的十两银子交给王生。”董老爷吩咐。

“好，这是十两银子，请王生收下。”老管家拿出银子递给我。

“这？这么多，小生实在受之有愧。”

“哎，王生，今天得多多感谢你，而且今天的事你要替老夫保密。”

“我知道，董老爷，不过这银子还是太多了，小生收下一半即可。”我说着拿了其中的五两收在腰部系袋里。

“这样我也不勉强了，老赵，替我送王生出去。”董老爷又吩咐一句。

“是，老爷。”

老管家收起另外的五两银子，然后送我出去，这时，夫人和年轻的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这年轻男女应该是董家的公子和小姐，我看了那小姐一眼，人蛮漂亮，她嫣然一笑，牙齿晶莹一闪便与我擦肩而过了。出了董府，我这心才放轻松许多，赶紧回奔我的摊子，望一眼却发现东西全没了，大约是被眼红的同行扔掉了。说起来也没啥值钱的东西，于是我转身赶回家。一路上想着董老爷的事，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能做的事也都做了。

三 天上飞来一块姜，你要遇到美女了

在家门口，碰到了我的两个同窗好友，徐凡和姜成顺，徐凡手里拿着生肉还有蔬菜，姜成顺拎着一条活鱼、一坛子酒，这架势吓了我一跳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”我瞪大眼睛问。

“哎哟，你都成了奉平县的名人了，我们作为同窗好友，当然要来给你庆贺一下了。”徐凡一脸坏笑。

“我就一摆摊儿算命的，有啥值得庆贺的。”

“哟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姜成顺摆出一副讲道的架势，“子曰：行行出状元，你就是摆摊儿算命的状元。”

“行了，快进去吧，你们俩可别挖苦我了。”我说着把他们两个推进门，然后回身把门关好。

“大仙儿，我们有事请教，哪里敢挖苦你。”徐凡保持着他一贯的油嘴滑舌的作风。